

第十三回

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

诗曰：

得罪幽燕作配戎，当场比试较英雄。

棋逢敌手难藏幸，将遇良才怎用功。

鹊画弓弯欺满月，点钢枪刺耀霜风。

直饶射虎穿杨手，尽在输赢胜负中。

话说当时周谨、杨志两个勒马在于旗下，正欲出战交锋，只见兵马都监闻达喝道：“且住！”自上厅来禀复梁中书道：“复恩相：论这两个比试武艺，虽然未见本事高低，枪刀本是无情之物，只宜杀贼剿寇。今日军中自家比试，恐有伤损，轻则残疾，重则致命，此乃于军不利。可将两根枪去了枪头，各用毡片包裹，地下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马；都与皂衫穿着，但是枪尖厮搦，如白点多者当输。此理如何？”梁中书道：“言之极当。”随即传令下去。两个领了言语，向这演武厅后去了枪尖，都用毡片包了，缚成骨朵，身上各换了皂衫；各用枪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；再各上马，出到阵前。

杨志横枪六马看那周谨时，果是弓马熟娴。怎生结束？头戴皮盔，皂衫笼着一副熟铜甲，下穿一对战靴，系一条绯红包肚，骑一匹鹅黄马。那周谨跃马挺枪直取杨志，这杨志也拍战马捻手中枪来战周谨。两个在阵前来来往往，翻翻复复，搅做一团，扭做一块。鞍上人斗人，坐下马斗马。两个斗了四五十合。看周谨时，恰似打翻了豆腐的，斑斑点点，约有三五十处；看杨志时，只有左肩胛下一点白。梁中书大喜，叫唤周谨上厅，看了迹道：“前官参你做个军中副牌，量你这般武艺，如何南征北讨？怎生做得正请受的副牌！教杨志替此人职役。”

管军兵马都监李成上厅禀复梁中书道：“周谨枪法生疏，弓马熟娴，不争把他来逐了职事，恐怕慢了军心。再教周谨与杨志比箭如何？”梁中书道：“言之极当。”再传下将令来，叫杨志与周谨比箭。

两个得了将令，都扎了枪，各关了弓箭。杨志就弓袋内取出那张弓来，扣得端正，擎了弓，跳上马，跑到厅前，立在马上，欠身禀复道：“恩相，

弓箭发处，事不容情，恐有伤损，乞请钧旨。”梁中书道：“武夫比试，何虑伤残？但有本事，射死勿论！”杨志得令，回到阵前。李成传下言语，叫两个比箭好汉各关^①与一面遮箭牌，防护身体。两个各领了遮箭防牌，绶在臂上。

杨志道：“你先射我三箭，后却还你三箭。”周谨听了，恨不得把杨志一箭射个透明。杨志终是个军官出身，识破了他手段，全不把他为事。怎见得两个比试？

一个天姿英发，一个锐气豪强；一个曾向山中射虎，一个惯从风里穿杨。数满处兔狐丧命，箭发时雕鹗魂伤。较艺术当场比并，施手段对众揄扬。一个磨鞞解实难抵当，一个闪身解不可提防。顷刻内要观胜负，霎时间便见存亡。虽然两上降龙手，必定其中有一强。

当时将台上早把青旗麾动。杨志拍马望南边去。周谨纵马赶来，将缰绳搭在马鞍鞍上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搭上箭，拽得满满地，望杨志后心觑地一箭。杨志听得背后弓弦响，霍地一闪，去镫里藏身，那枝箭早射个空。周谨见一箭射不着，却早慌了，再去壶中急取第二枝箭来，搭上弓弦，觑的杨志较亲，望后心再射一箭。杨志听得第二枝箭来，却不去镫里藏身，那枝箭风也似来，杨志那时也取弓在手，用弓梢只一拨，那枝箭滴溜溜拨下草地去了。周谨见第二枝箭又射不着，心里越慌。杨志的马早跑到教场尽头，霍地把马一兜，那马便转身望正厅上走回来。周谨也把马只一勒，那马也跑回，就势里赶将来去。那绿茸茸芳草地上，八个马蹄翻盏撒铍相似，勃喇喇地风团儿也这般走。周谨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，扣得满满地，尽平生气力，眼睁睁地看着杨志后心窝上，只一箭射将来。杨志听得弓弦响，扭回身，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绰，绰在手里，便纵马入演武厅前，撇下周谨的箭。

梁中书见了大喜，传下号令，却叫杨志也射周谨三箭。将台上又把青旗麾动。周谨撇了弓箭，拿了防牌在手，拍马望南而走。杨志在马上把腰只一纵，略将脚一拍，那马勃喇喇的便赶。杨志先把弓虚扯一扯，周谨在马上听得脑后弓弦响，扭转身来，便把防牌来迎，却早接个空。周谨寻思道：“那厮只会使枪，不会射箭。等他第二枝箭再虚诈时，我便喝住了他，

^① 关：领取。

便算我赢了。”周谨的马早到教场南尽头，那马便转望演武厅来。杨志的马见周谨马跑转来，那马也便回身。杨志早去壶中掣出一枝箭来，搭弓在弦上，心里想道：“射中他后心窝，必至伤了他性命。他和我又没冤仇，洒家只射他不致命处便了。”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弓开如满月，箭去似流星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箭正中周谨左肩。周谨措手不及，翻身落马，那匹空马直跑过演武厅背后去了。众军卒自去救那周谨去了。

梁中书见了大喜，叫军政司便呈文案来，教杨志接替了周谨职役。杨志喜气洋洋下了马，便向厅前来拜谢恩相，充其职役。正是：

得罪幽燕作配兵，当场比试死相争。

能将一箭穿杨手，夺得牌军半职荣。

不想阶下左边转上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休要谢职！我和你两个比试！”杨志看那人时，身材七尺以上长短，面圆耳大，唇阔口方，腮边一部落腮胡须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直到梁中书面前声了喏，禀道：“周谨患病未痊，精神不在，因此误论与杨志。小将不才，愿与杨志比试武艺。如若小将折半点便宜与杨志，休教接替周谨，便教杨志替了小将职役，虽死而不怨！”梁中书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索超。为是他性急，撮盐入火，为国家面上只要争气，当先厮杀，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锋。

李成听得，便下将台来，直到厅前禀复道：“相公，这杨志既是殿司制使，必然好武艺，虽和周谨不是对手，正好与索正牌比试武艺，便见优劣。”梁中书听了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指望一力要抬举杨志，众将不伏；一发等他赢了索超，他们也死而无怨，却无话说。”梁中书随即唤杨志上厅，问道：“你与索超比试武艺如何？”杨志禀道：“恩相将令，安敢有违？”梁中书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去厅后换了装束，好生披挂。”教甲仗库随行官吏，取应用军器给与，就叫：“牵我的战马，借与杨志骑。小心在意，休觑得等闲。”杨志谢了，自去结束。

却说李成吩咐索超道：“你却难比别人，周谨是你徒弟，先自输了；你若有些疏失，吃他把大名府军官都看得轻了。我有一匹惯曾上阵的战马并一副披挂，都借与你。小心在意，休教折了锐气！”索超谢了，也自去结束。

梁中书起身走出阶前来，从人移转银交椅，直到月台栏干边放下，梁中书坐定，左右祇候两行唤打伞的撑开那把银葫芦顶茶褐罗三檐凉伞来，

盖定在梁中书背后。将台上传下将令，早把红旗招动。两边金鼓齐鸣，发一通擂，去那教场中两阵内各放了个炮。炮响处，索超跑马入阵内藏在门旗下。杨志也从阵里跑马入军中，直到门旗背后。将台上又把黄旗招动，又发了一通擂，两军齐呐一声喊。教场中谁敢做声？静荡荡的。再一声锣响，扯起净平白旗，两下众官没一个敢走动，胡言说话，静静地立着。将台上又把青旗招动，只见第三通战鼓响处，去那左边阵内门旗下，看看分开。鸾铃响处，正牌军索超出马，直到阵前兜住马，拿军器在手，果是英雄。但见：

头戴一顶熟铜狮子盔，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。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，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，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。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，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颌带；下穿一双斜皮气跨靴。左带一张弓，右悬一壶箭，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。坐下李都监那匹惯战能征雪白马。

看那匹马时，又是一匹好马。但见：

两耳如同玉箸，双睛凸似金铃。色按庚辛，仿佛南山白额虎；毛堆膩粉，如同北海玉麒麟。冲得阵，跳得溪，喜战鼓性如君子；负得重，走得远，惯嘶风必是龙媒。胜如伍相梨花马，赛过秦王玉驹。

左阵上急先锋索超兜住马，掙^①着金蘸斧，立马在阵前。

右边阵内门旗下，看看分开。鸾铃响处，杨志提手中枪出马，直至阵前，勒住马，横着枪在手，果是勇猛。但见：

头戴一顶铺霜耀日簇铁盔，上撒着一把青缨。身穿一副钩嵌梅花榆叶甲，系一条红绒打就勒甲绦，前后兽面掩心。上笼着一领白罗生色花袍，垂着条紫绒飞带；脚登一双黄皮衬底靴。一张皮靶弓，数根苗子箭，手中挺着浑铁点钢枪。骑的是梁中书那匹火块赤千里嘶风马。

看时，又是一匹无敌的好马。但见：

鬃分火焰，尾摆朝霞。浑身乱扫胭脂，两耳对攒红叶。侵晨临紫塞，马蹄迸四点寒星；日暮转沙堤，就地滚一团火块。休言火德神驹，真乃寿享赤兔。疑为南官来猛兽，浑如北海出骊龙。

① 掙(yā): 挥动。

右阵上青面兽杨志，捻手中枪，勒坐下马，立于阵前。两边军将暗暗地喝采。虽不知武艺如何，先见威风出众。

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销金令字旗，骤马而来，喝道：“奉相公钧旨：教你两个俱各用心。如有亏误处，定行责罚；若是赢时，多有重赏。”二人得令，纵马出阵，都到教场中心。两马相交，二般兵器并举。索超忿怒，轮手中大斧，拍马来战杨志；杨志逞威，捻手中神枪，来迎索超。两个在教场中间，将台前面，二将相交，各赌平生本事。一来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四条臂膊纵横，八只马蹄撩乱。但见：

征旗蔽日，杀气遮天。一个金蘸斧直奔顶门，一个浑铁枪不离心坎。这个是扶持社稷，毗沙门托塔李天王；那个是整顿江山，掌金阙天蓬大元帅。一个枪尖上吐一条火焰，一个斧刃中迸几道寒光。那个是七国中袁达重生，这个是三分内张飞出世。一个似巨灵神忿怒，挥大斧劈碎西华山；一个如华光藏生嗔，仗金枪搠透锁魔关。这个圆彪彪睁开双眼，脰查查斜砍斧头来；那个必剥剥咬碎牙关，火焰焰摇得枪杆断。这个弄精神，不放些儿空；那个觑破绽，安容半点闲？

当下杨志和索超两个斗到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。两边众军官看了，喝采不迭。阵面上，军士们递相厮觑道：“我们做了许多年军，也曾出了几遭征，何曾见这等一对好汉厮杀！”李成、闻达在将台上不住声叫道：“好斗！”闻达心里只恐两个内伤了一个，慌忙招呼旗牌官，拿着令字旗与他分了。将台上忽的一声锣响，杨志和索超斗到是处，各自要争功，那里肯回马？旗牌官飞来叫道：“两个好汉歇了，相公有令！”杨志、索超方才收了手中军器，勒坐下马，各路回本阵来，立马在旗下，看那梁中书，只等将令。李成、闻达下将台来，直到月台下禀复梁中书道：“相公，据这两个武艺一般，皆可重用。”梁中书大喜，传下将令，唤杨志、索超。

旗牌中传令唤两个。到厅前，都下了马，小校接了二人的军器。两个都上厅来，躬身听令。梁中书叫取两锭白银、两副表里^①来，赏赐二人。就叫军政司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辖使，便叫贴了文案，从今日便参了他两个。索超、杨志都拜谢了梁中书，将着赏赐下厅来。解了枪刀弓箭，卸了

① 表里：赠赏用的衣料。

头盔衣甲,换了衣裳。索超也自去了披挂,换了锦袄。都上厅来,再拜谢了众军官。梁中书叫杨志、索超两个也见了礼,人班做了提辖。众军卒打着得胜鼓,把那金鼓旗先散。梁中书和大小军官,都在演武厅上筵宴。

看看红日沉西,筵席已罢,众官皆欢。梁中书上了马,众官员都送归府。马头前摆着这两个新参的提辖,上下肩都骑着马,头上都带着红花,迎入东郭门来。两边街道扶老携幼,都看了欢喜。梁中书在马上问道:“你那百姓欢喜为何,莫非晒笑下官?”众老人都跪了禀道:“老汉等生在北京,长在大名府,不曾见今日这等两个好汉将军比试。今日教场中看了这般敌手,如何不欢喜!”梁中书在马上听了大喜。回到府中,众官各自散了。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请去作庆饮酒。杨志新来,未有相识,自去梁府宿歇,早晚殷勤,听候使唤。都不在话下。

且把这闲话丢过,只说正话。自东郭演武之后,梁中书十分爱惜杨志,早晚与他并不相离。月中又有一分请受,自渐渐地有人来结识他。那索超见了杨志手段高强,心中也自钦伏。

不觉光阴迅速,又早春尽夏来,时逢端午,蕤宾节^①至。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堂家宴,庆贺端阳。但见:

盆栽绿艾,瓶插红榴。水晶帘卷虾须,锦绣屏开孔雀。菖蒲切玉,佳人笑捧紫霞杯;角黍堆金,美女高擎青玉案。食烹异品,果献时新。弦管笙簧,奏一派声清韵美;绮罗珠翠,摆两行舞女歌儿。当筵象板撒红牙,遍体舞裙拖锦绣。消遣壶中闲日月,遨游身外醉乾坤。

当日梁中书正在后堂与蔡夫人家宴,庆赏端阳,酒至数杯,食供两套,只见蔡夫人道:“相公自从出身,今日为一统帅,掌握国家重任。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?”梁中书道:“世杰自幼读书,颇知经史。人非草木,岂不知泰山之恩?提携之力,感激不尽。”蔡夫人道:“丈夫既知我父亲之恩德,如何忘了他生辰?”梁中书道:“下官如何不记得?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。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,送上京师庆寿。一月之前,干人都关领去了,见今九分齐备,数日之间,也待打点停当,差人起程。只是一件,在此踌躇: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使人送去,不到半路,尽被贼人劫了,枉费了这一遭财物。至今严捕贼人不获。今年叫谁人去好?”

^① 蕤宾节:即端午节。蕤宾,十二律中的第七律,应五月。

蔡夫人道：“帐前见有许多军校，你选择知心腹的人去便了。”梁中书道：“尚有四五十日，早晚催并礼物完足，那时选择去人未迟。夫人不必挂心，世杰自有理会。”当日家宴，午牌至二更方散，自此不在话下。

不说梁中书收买礼物玩器，选人上京去庆贺蔡太师生辰。且说山东济州郟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，姓时名文彬，当日升厅公座，但见：

为官清正，作事廉明。每怀恻隐之心，常有仁慈之念。争田夺地，辨曲直而后施行；斗殴相争，分轻重方才决断。闲暇抚琴会客，也应分理民情。虽然县治宰臣官，果是一方民父母。

当下知县时文彬升厅公座，左右两边排着公吏人等。知县随即叫唤尉司捕盗官员，并两个巡捕都头。本县尉司管下有两个都头：一个唤做步兵都头，一个唤做马兵都头。这马兵都头，管着二十匹坐马弓手，二十个土兵；那步兵都头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，二十个土兵。这马兵都头姓朱名全，身長八尺四五，有一部虎须髯，长一尺五寸，面如重枣，目若朗星，似关云长模样，满县人都称他做美髯公。原是本处富户，只因他仗义疏财，结识江湖上好汉，学得一身好武艺。怎见的朱全气象？但见：

义胆忠肝豪杰，胸中武艺精通，超群出众果英雄。弯弓能射虎，提剑可诛龙。一表堂堂神鬼怕，形容凛凛威风。面如重枣色通红。云长重出世，人号美髯公。

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，身長七尺五寸，紫棠色面皮，有一部扇圈胡须。为他膂力过人，能跳二三丈阔涧，满县人都称他做插翅虎。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，后来开张碓坊^①，杀牛放赌。虽然仗义，只有些心匾窄。也学得一身好武艺。怎见得雷横气象？但见：

天上罡星临世上，就中一个偏能，都头好汉是雷横。拽拳神臂健，飞脚电光生。江海英雄当武勇，跳墙过涧身轻。英雄谁敢与相争？山东插翅虎，寰海尽闻名。

因那朱全、雷横两个非是等闲人也，以此众人保他两个做了都头，专管擒拿贼盗。

当日知县呼唤，两个上厅来，声了喏，取台旨。知县道：“我自到任以来，闻知本府济州管下所属水乡梁山泊，贼盗聚众打劫，拒敌官军。亦恐

^① 碓坊：舂米的作坊。

各处乡村，盗贼猖狂，小人甚多。今唤你等两个，休辞辛苦，与我将带本管土兵人等，一个出西门，一个出东门，分投巡捕。若有贼人，随即剿获申解，不可扰动乡民。体知^①东溪村山上有株大红叶树，别处皆无，你们众人采几片来县里呈纳，方表你们曾巡到那里；各人若无红叶，便是汝等虚妄，官府定行责罚不恕！”两个都头领了台旨，各自回归，点了本管土兵，分投自去巡察。

不说走全引人出西门自去巡捕。只说雷横当晚引了二十个土兵，出东门绕村巡察，遍地里走了一遭，回来东溪村山上，众人采了那红叶就下村来。行不到三二里，早到灵官庙前，见殿门不关。雷横道：“这殿里又没有庙祝，殿门不关，莫不有歹人在里面么？我们直入去看一看。”众人拿着火把，一齐照将入来。只见供桌上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。天道又热，那汉子把些破衣裳团做一块，作枕头枕在项下，鼾鼾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。雷横看了道：“好怪，好怪！知县相公忒神明，原来这东溪村真个有贼！”大喝一声。那汉却待要挣挫，被二十个土兵一齐向前，把那汉子一条索子绑了，押出庙门，投一个保正^②庄上来。

不是投那个去处，有分教：东溪村里，聚三四筹好汉英雄；郛城县中，寻十万贯金珠宝贝。正是：

天上罡星来聚会，人间地煞得相逢。

毕竟雷横拿住那汉投解甚处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体知：了解到。

② 保正：犹保长，旧时民间村坊的负责人。